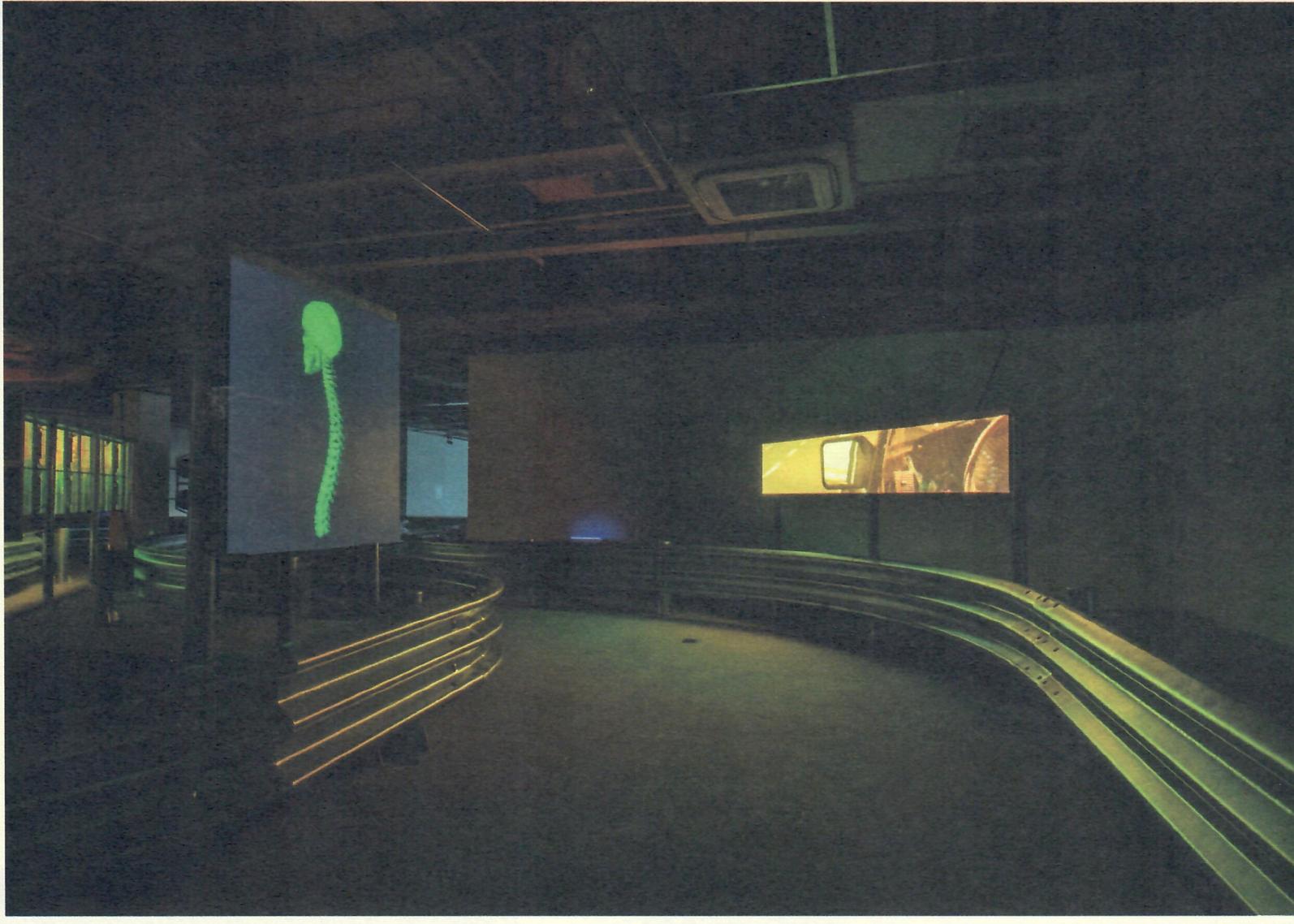


张鼎：

Zhang D 另一种速度现实

采访、文 / 凡琳 图片提供 / 张鼎工作室



张鼎“高速形式”装置现场，2019

我们以何种方式定义速度？又以何种方式定义展览空间？在OCAT上海馆新馆的开幕展中，张鼎为我们做出了他的回答。“高速形式”展览的主体作品是一件全景式的大型动态装置——《高速形式 #1》，装置以一种松散的方式模拟各地高速公路所呈现的日常景观。观展的过程则需要观众坐在一个类似轮椅的代步车上慢速前进，高速公路的疾驰感与代步车的随意慵懒形成强烈的反差。

坐在代步车上，受众会时不时地被张鼎营造的场域所干扰：《高速形式 #2》是5组27只受程序控制、由人体

灯光氛围；《高速形式 #3》是一件多屏幕5声道交互影像装置，交织闪回着数码媒介制作的动画影像与观众本身被数字处理的影像，声音装置与影像同步制造5个区域声场，进一步消散了沉浸式体验的可能。

在高速道路上原本应该是专注的、持续加速的甚至是不准有丝毫失误的，但张鼎却让我们放慢脚步去重新审视这个场景和基础设施本身：快速与慢速、干扰与专注、紧张与放松……通过设置这些尴尬而暧昧的矛盾，张鼎似乎也质疑了速度本身。

通过绘画表达了对速度、科技和暴力等元素的狂热喜爱。汽车、飞机、城镇等这些现代化的产物在他们的眼中充满魅力，因为这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的进步征服了自然。他们不仅主张加快技术革命的速度，甚至将技术的毁灭性维度当作美来赞颂。

而加速主义则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或是具有它的历史特征的某些技术社会进程，应当被扩展、再利用或加速，以产生激进的社会变革。加速主义理论已经分为相互矛盾的左翼

人的本身状态有一种焦虑。

但是在策展人、研究者杨北辰看来，在张鼎这一代的艺术家身上，两种情形都看不到。“他非常拥抱所谓技术对于主体化重塑的过程”杨北辰说。

张鼎用高科技的方式营造了一个数码空间，但是在这个空间中又充满了各种关于危机的隐喻。譬如：作品《高速形式 #4》中，一公一母两只金犀牛出现在一个类似于宝座形态的座椅上。这正指向了经济学中“灰犀牛”的概

Reality Created with an Alternative Speed

巨大的灰犀牛就蹲在那里，时刻都有可能冲过来。

警醒，在展览中无处不在。就像绿色LED骷髅灯牌《高速形式 #8》一旁是我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于1922年的诗歌《世纪》：“我的时代，我的野兽，谁能够直视你的双眸，并用自己的血沾结起两个世纪的脊骨？建造者血从尘世喉管迸发，只有寄生虫颤抖在新时代的门前。”

驾驶不过是一种再日常不过的当代现实，但张鼎将高速行驶的经验抽象化为黑暗前路、刺目广告牌、如人体骨骼一般的道路标识的同时，也以一种极度具象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别样的速度现实。



Q：《艺术商业》

A：张鼎 艺术家

Q：在OCAT上海馆新馆这样一个相对下沉和密闭的空间，对你创作来说会带来哪些挑战？你是如何控制空间的？

A：所有的空间都是相对密闭的，挑战来自于对于细节的把控，空间的控制来自于你对空间的感知以及作品在空间里的尺度达到一种平衡。

Q：这次展览中既可以听到高速轨道，同时又有马的意象，你如何看待人类文明进程中工具的迭代？

A：马是工业时代之前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而车出现以后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我觉得工具的发展是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Q：速度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进步与否的关键，从日常领域再到信息领域的竞争，在一个一切都加速的时代，你如何看待加速和静止？

A：与其去考虑你所说的“加速 - 静止”极端对立关系，我觉得我们更可以去看看在这两极之间的许多层次变化之间的关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高速度”

与“缓速”的关系，两者似乎都可以导致崩溃，但是也都悬置在崩溃发生之前。

Q：科技对于艺术的渗透已经到了方方面面，很多艺术家都在抢占科技的制高点，你对于科技不断的迭代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A：对于科技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会为了实现作品而开发技术。

Q：声音也是你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想请你谈谈在此次展览中声音的呈现？

A：声音的穿透力更快，也更明确。声音有时候像音乐、像一个情境或是旋律，能够很容易地表达出来一个情绪。我用声音的时候，可以相对比较精确地把现场的情绪校正得准确一些。这次展览有模拟汽车轮胎和地面磨擦的声音、汽车在路面上加速的声音、雨水的声音。有一天我缺少一个声音，因为我做了五个不同的声部，突然脑子里出来口弦的声音，但我还是不想（直接）用口弦的，我就想用电子模拟器，所以全部都是电子模拟的声音去做的。

Q：从《风卷残云》《龙争虎斗》到《加速形式》，可以看出你好像很喜欢在作品中运用金色？

A：嗯，我就是喜欢金色，金色很美，美得让众人颤抖！